

类号_____

关于民族问题的学习材料

()

编印单位_____

材料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一九____年____月____日

书	
号	



2 020 2532 5

关于民族问题的 学 习 材 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印

一 九 八 三 年 六 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节录） 斯大林（1）

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节录） 斯大林（10）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14）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节录）

一、民族

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

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他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

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他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他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①（黑体是我们用的）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更进一步。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②

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③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④。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

“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⑤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⑥

总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

① 见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1909年公益出版社版第43页。

② 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2页。

③ 同上，第6页。

④ 同上，第2页。

⑤ 同上，第24—25页。

⑥ 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39页。

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①，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统一的民族。

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在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① 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2页。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民族学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①，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②而使它们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③，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④，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⑤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〇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⑥（黑体是我们用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⑦，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

① 见他的书第2页。

② 同上，第389页。

③ 见第388页。

④ 见第396页。

⑤ 见第2页。

⑥ 见第130页。

⑦ 同上，第130页。

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了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

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①。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

^① 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

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①，就是

① 见他的书第166页。

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斯 大 林

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节录）

一、“民族”概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有了自己的民族理论。依据这个理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四个共同基本特徵为基础而产生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四个基本特徵就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民族文化共同特点中的共同心理状态。大家知道，这个理论在我们党内已经获得公认了。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认为这个理论是不充分的。因此你们建议：除了民族的四个特徵以外，再加上第五个特徵，这就是：具有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你们认为：没有这第五个特徵，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

我认为：你们所提出的加有“民族”概念的第五个新的特徵的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在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

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承认仅仅那些具有与其他国家分立的自己单独的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没有独立国家权利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之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

不止如此。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认定：

（甲）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后才成为民族，而在此以前他们并不是民族；

（乙）挪威人在挪威和瑞典分立以前不是民族，而只在这种分立以后才成为民族；

（丙）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时不是民族，他们只在中央拉达和斯柯罗巴茨基统领统治之下与苏俄分立以后才成为民族，但是从他们把自己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又不再是民族了。

象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显而易见，使人得出这样荒谬结论的公式，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公式。

在实践上——在政治上，你们的公式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到替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压迫作辩护，因为这些压迫的代表人物根本就不承认那些没有自己单独民族国家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给予了他们压迫这些民族的权利。

我更不用说：你们的公式会引导到替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

辩护，这些人硬说各苏维埃民族从把自己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结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就不再是民族了。

关于“补充”和“改正”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问题，情形就是如此。

结果就只有一个办法：承认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二、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你们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你们把现在所有一切存在着的民族都搅成一团，看不见它们之间有原则的区别。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在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的时候，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团结起来。这就是所谓“近代”民族。

你们断定说：民族还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但是民族怎样能在资本主义以前、在封建主义时期就产生和存在呢？当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而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并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是必要的。与你们错误的论断相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

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都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地创造出来的。但这些要素当时是处在萌芽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力。这种潜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具备有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

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小册子中关于民族产生问题所讲的那些出色的话。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从氏族联系的发展中推出了民族联系和民族统一的产生；列宁在与他论战的时候曾经讲道：

“这样，民族联系是氏族联系的继续和综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从一些用作小学教材的童话中借来的。社会历史，——按照这个蒙童教本原理说来，——起初是有家庭，这是任何社会的细胞……然后家庭便发展成为部落，而部落又发展成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颜厉色地重复这种幼稚的废话，不过是表明——除了其他一切以外——他甚至对于俄国历史进程没有任何概念。在古代俄国远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王国时代，这种氏族联系就毫无疑问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团体上，而是建立在地方团体上：地主和教堂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就成为纯粹地域性的团体。但是在当时还很难说已经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是分成个别‘领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国，这些侯国保存有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有自己特别的军队（地方诸侯是带领着自己的军团去作战的）、特别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中（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种区域、领土和侯国才真正在事实上溶合为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

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溶合并不是由民族联系所引起，甚至不是由这种联系的继续和综合所引起，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加强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为一个全俄市场所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创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创立。”（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72—73页）

所谓“近代”民族产生的情形，就是如此。

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为了“民族统一”而鼓吹民族内部的阶级和平；掠夺其他民族领土来扩大自己民族的领土；对其他民族不信任和仇视；压迫少数民族；同帝国主义结合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些民族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内容。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前的俄罗斯、乌克兰、鞑靼、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其他的民族都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

显然，这种民族的命运是与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这种民族势必退出舞台。

斯大林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小册子里讲到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这本小册子里说道：“民族并不是个简单的历史范畴，而是一个在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民族运动按其实质讲来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它的命运也就自然要与资产阶级的命运联在一起”，“只有在资产阶级覆亡时，民族运动才会最终覆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才能奠定完全的和平”。

关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情形，就是如此。

但是世界上也还有另一种民族。这就是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这些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被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

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民族内部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为了各个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而消灭民族压迫的残余；为了确立各民族间的友谊和确立国际主义而消灭民族主义的残余；在反对侵略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些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

这些新式民族是由于资本主义被消灭而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即是在以社会主义精神把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加以根本改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谁都不能否认：现在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别洛露西亚民族、鞑靼民族、巴什基里亚民族、乌兹别克民族、卡查赫民族、阿捷尔拜疆民族、格鲁吉亚民族、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不论就其阶级成份和精神面貌讲来，或就其社会政治的利益和倾向讲来，都是与上述的旧俄境内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根本不同的。

这就是历史上有过的两种民族类型。

你们不同意把民族的命运——在这里是指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你们不同意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也将消灭的这一论纲。如果不把这些民族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那末到底可以与什么东西联结在一起呢？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也势必消灭，这难道是很难了解的吗？你们是不是认为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在苏维埃制度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呢？这真是岂有此理……

你们害怕：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民族的消灭，就等于一般民族的消灭、任何民族的消灭。为什么呢，是根据什么呢？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民族、即比任何资产阶级民族更团结得多和更有生命力得多的社会主义民族，这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你们的错误就在于：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你们看不见有其他的民族，——因而你们就忽视了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整个时代，这些民族都是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产生出来的。

问题就在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并不是表示一般民族的消灭，而仅仅是表示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产生着和发展着比任何资产阶级民族更团结得多的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因为它们没有那些腐蚀资产阶级民族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且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民族更具有全民性得多的民族。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在

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各位同志：

听说民族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我想讲一讲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反对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要在一个什么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讲一讲。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